

欧美服饰艺术史

Rosana Pistolese 著

中国纺织大学

一九九〇年

ROSANA PISTOLESE

HISTORY OF FASHIONS THROUGH ART

「欧美服饰艺术史」

ROSANNA PISTOLESE founder and President of «Accademia di Costume e di Moda» Rome, Italy

Collaboration of RUTH HORSTING

*Associate Professor of Art Stat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 Francisco Cal. U.S.A.*

GRUPPO EDITORIALE CROCHET S.p.A - MILAN - ITALY

序 言

演变、变革和宗教及哲学体系，从中发展了文明标志着人类进步达到了辉煌的顶峰。古人认为穿着方便的第一批服装外形为后代所沿用，而且逐渐有助于确立服装和生活的道德规范。正如 Anatole France 所说：“道德规范不仅体现了公众的倾向性看法，而且创造了文明”。

服装被认为是一种着衣方式，它不仅代表着一个国家、一个新纪元。一位名流的不同特征，而且总是反映出人类文明的发展变化。通过对绘画和其它艺术形式的研究，我们能够从各种传统的现象，发现服装对人类举止行为的影响；反之亦然。这些历史性的展现，使我们能辩证地确定作出某种选择的理由，并使我们能理解选择——爱好和价值的表达——是如何构成一种交往的途径。

服装总是表达穿着者的性格（或者体现描绘他的艺术家的直觉），因此：我们可以说服装是人类历代以来认为的共同美学形式，而且似乎是人类对历史的一种表白。这样，服装就把其自身从一种交往形式提高到一种价值的体现，进而把这种信息转交成社会礼仪的一种标准，展现出每个社会的独特性。

我们已在本书中设法根据当时的艺术、文化及社会情况来描述服装在每个新纪元中的总的特征。我们有意识地试图通过适当地复制一些所能获得的最伟大的艺术品，来说明每个历史阶段的情况，因为我们认为不管谁设计和制作服装都会注意其它社会的观念，而且必定会设法获取这些社会的主题以便利用这些主题重新创作出崭新的不同形象。

本书中所选图例是时装在历史上有代表性的范例。插图说明包括一些服装的细节，而我们在文中却设法作了省略，这仅仅是因为我们想保持陈述上的流畅；我们希望本专业学生能喜欢，也希望其他人士能乐意阅读此书。

我们常常对服装的一些部件慎重地根据他们的起源国家，使用外国原名；不论是时装还是戏装所用服装业的特殊术语必须是服装界人士所了解的。正如《欧美服饰艺术史》（即本书）所述：在法国和意大利等国发展服装的研究之前，就已撰写了许多重要的书籍，创造了大量通用的服装词汇，直至现今仍然从中获取信息。

我们希望通过本书能激发起学生对时装各个领域的兴趣和学术性研究，在解释戏剧服装，在创作当代时装和对时代作社会学的理解中，研究历史服装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Rosana Pistolesse

于 意大利 罗马

译 后 记

本书自罗马时装学院校委会主席 Rosana Pistolese 教授所编英文版 History of Fashion through Art (1983) 一书译出。Pistolese 教授同时为意大利当代著名设计师，在意大利与美国担任时装教学达数十年之久，不少驰名设计师均出自她的门下，罗马时装学院在国际上享有盛名亦就很自然的了。

在该书的译校过程中，遇到不少困难，服装与装饰在当今已几乎混为一体，讲到 Fashion 不能不讲饰物，以取得整体效果。本书内容，就是同时叙述服饰，按原名称为“服饰艺术史”更为确切，但由于内容上偏之于海外，故用“欧美服饰艺术史”作为译本之书名。该书内容丰富，涉及面甚为广泛，为读者提供了服饰发展的历史廓线，其中有价值之处在于它提供了历史背景，人文习俗，以理解服饰的发展过程。

服饰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一本好的服饰史同样亦是一本好的文化史教材。服装设计师应具备良好的文化素养，该书已长期以来作了服装学院服饰设计专业的教材，承担了这方面的作用。

服装款式、色彩的发展，根据许多研究分析结果，可以认为有一定的规律可循，并提出了周期性的规律。学习服饰历史对款式的预测与设计必然提供了有益的思维力量。服装款式的发展，又是随各国人民间的文化交流而发展起来的。随着我国当前的改革开放，服饰必然更受到社会的重视。

服装生产目前已成为我国工业生产的一项重要组成部分，并成为我国纺织工业三大支柱之一。愿本书的出版在对我国今后服装业、饰品业的研究、生产制作及教学方面能作出应有的贡献。

最后在此代表本书的译校同仁及出版单位向馈赠原书的 Pistolese 教授及对该书原出版社同意授权译印中文版本同时致深切感谢。对本书出版时，对校核作了重大贡献的沈履君先生与兰宝珍先生致以亲切友好的谢意。

夏正兴谨记

1989年10月

目 录

序 言

美索不达米亚	Mesopotamia
埃及	Egypt
古代巴勒斯坦	Palestine
古希腊前期	The Prehellenic civilisation
古代希腊	Greece
伊特拉斯坎人	The Etruscans
罗马	Rome
拜占廷时期	The Byzantine Period
中世纪	The Middle Ages
罗马艺术风格时期	The Age of Romanesque Art
十四世纪	XIV Century
十五世纪	XV Century
十六世纪	XVI Century
十七世纪	XVII Century
十八世纪	XVIII Century
十九世纪	XIX Century
二十世纪的服装	XX Century
新时装	The New Fashion
源自内心的雅致	Elegance comes from inside

本书“序言”由周爱珠译夏正兴校；自“美索不达米亚”至“十九世纪”由章敏译夏正兴校；“二十世纪的服装”由周爱珠译夏正兴校；“新时装”至“源自内心的雅致”由周爱珠译包铭新校。全书插图由周爱珠译夏正兴校。

美索不达米亚

有关服装史的书籍，仅仅提供了人类所设想和真实存在的过去五千年来零星片断的记载。面对许多瑰丽壮观的考古发现，我们依然对古代文明的高尚趣味、新颖样式和美妙设想惊叹不已。一则由于它们反映了人类进化的惊人进程，二则由于我们的一知半解，所以古代世界就愈显得丰富多彩、引人入胜了。

正如人类借助面部表情来传达、完善早期语言的意义一样，服装也是一种辅助语言，通过它各个时代的人物得以充分地表达并能向后人揭示他们不同的生活方式。

公元前4500—4000年，西方文明起源于近东两河（埃及的尼罗河、美索不达米亚的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流域。在那里，部落混战的若干世纪演绎了古代的东方文明。征服者将原始居民纳入了第一批的城堡。这些城堡是为了军事效益而组成的，受辖于宗教神明。但是，在这些城堡中我们却可发现城市社会的雏型。许多城堡为保护城民和财产而制定了法典，将劳动作了分工——于是早期工业便应运而生——更为艺术的孕育提供了温床。

苏美尔人

苏美尔文化是迄今已知最早期的文化之一。从它起源、发展而成了其它一系列伟大的文化，诸如巴比伦、亚述、腓尼基及大小不等的一些位于印度和阿富汗以西、黑海以南的地域。这些地区居民的语言，在某种意义上说来，都是从苏美尔语衍生而成的。因而苏美尔人发明了书写形式。苏美尔人的楔形字母，一直作为苏美尔—阿卡德语的语音沿用至公元前3000年。然而，直到公元前1000年，古代抄书人〔注1〕依然收集大量文本，不辞辛苦地一遍遍用苏美尔语将它们抄记下来，尽管当时苏美尔语作为口头语言实际上已停止使用好几个世纪了。因为语言沟通了交流，当地各民族服式服装的发展也并驾齐驱，仅仅因为气候和生活方式的因素而略有不同。此类文化乃是前期苏美尔文化在不同环境下的翻版而已，它们为工业和城市组织的新发展提供了适宜的条件。

从为数极少的当时服装实物中，我们不

难推论，苏美尔人是装束讲究、体态修长、举止优雅的民族。他们对自身仪表是非常留意经心的。

不论男女当时都身穿朴素但编织讲究的束腰紧身上衣。女人的上衣在左肩部松松下垂。奴隶们则不分男女一律裸露上身，但他们的裙子则常常是层层装饰流苏或采用花瓣形的布料制成的。

男人们头戴浅浅的碗形帽子，妇女们在帽上加卷曲的饰物。那时，男人们蓄有长胡须和长发被认为是高雅的象征。妇女们间或用一种称为伏兰(volant)的装束将自己全身螺旋状地包裹起来，直至颈部为止。

在1920—1930年期间，考古学家C·利奥纳德·乌雷(C. Leonard Wooley)在苏美尔皇后苏巴德(Shubad)的墓中出乎意料地发现一些非常有趣的物品：珍贵的珠宝、金王冠、装饰物件和长长的项链，一个用来盛放化妆品和其它梳妆用品的孔雀石小盒。在开发铀矿的过程中，竟掘出许多风格不一的圣兽雕塑。所有这些物品的构思堪称美妙绝伦。尽管它们都具有6000年以上的历史，但不论在神采和趣味上都不乏新韵。

巴比伦人和亚述人

公元前2450年，阿卡德王朝崛起。萨尔贡大帝及其后代君主征战四方、扩充疆域，吞并了美索不达米亚的不少城池。萨尔贡大帝被认为是典型的征服者而长存于人们的记忆之中。他的帝国灭亡1000多年后，民间传说和史诗中仍把他的威绩广为传颂。

公元前2100年，苏美尔国王统一了苏美尔和阿卡德两座城市，建立了国内的和平安宁以抵御外来干涉。他们对萨尔贡创立的帝国重施修缮，并兴建了如大马士革这样的新城。但时隔不久，这个帝国就崩溃了，苏美尔统治阶级亦随之灭亡。

公元前1800年左右，当时统辖阿卡德的阿莫利特(Amorite)王朝，重将苏美尔与阿卡德联为一体。从那时起，这个联合王国便称为巴比伦尼亚。汉谟拉比(巴比伦的伟大君主)，因为制定了法典并将其铸于石柱之上而名传千古。然而，巴比伦帝国由于对赫梯

人(Hittites)和迦希梯(Kassites)人的残酷掠夺而逐渐衰弱,于公元前1500年终告崩溃。巴比伦政权曾一度在尼布甲尼撒(Nebuchadnezzar)手中复苏,但经过数次入侵后,终因无法与强大的亚述人匹敌而彻底解体。

公元前第九至第七世纪,亚述人创立了真正的军事帝国,统治着古代近东的所有地区。在亚述人的都城之一尼尼微(Ninevah),他们储集劫掠品、古代珍宝。尽管亚述人素以骁勇善战著称,他们所制造的数以千计的土碑亦证明了亚述人享有的高度文明。

大量保存完好的浅浮雕为我们记载了当时文化的主要方面。一些特有的装饰甚至记载了当时城民的不同等级。例如,牧师可凭带翼的服装而鉴别于他人。牧师在当时颇有势力,因为在美索不达米亚宗教中,牧师是能替人们在众神前诉诸和说好话的人物。在这些古文明中,我们没找到戏院的遗迹,宗教仪式便构成了当时唯一的戏剧表演形式。

与刻板的、几何状的苏美尔模特儿恰成对照,亚述人的雕塑对人体和现实主义表现了兴趣:宫廷生活、猎手和士兵的生活都表达得淋漓尽致,甚至背景亦发挥了重要作用。亚述人的艺术保存极为完善,为我们真实地记录了当时的服饰装束和社会习俗。

巴比伦人和亚述人充分沿袭了从苏美尔女装演变而来的式样,即也是把一长条横向缀满流苏的披肩螺旋状地包住身体。等级较次的人则束一条齐膝长的饰有流苏的短裙。妇女据估计还未赢得充分承认,因为女性形象十分罕见,而女装亦与男装几无差别可言。

就头饰来说,国王和牧师们戴着圆筒形的帽子,帽子上有一水平或垂直的凹痕。有时还戴一种高高的圆筒形无边毡帽,帽顶上有一倒写的字码。等级较低的男人则戴较小的圆筒毡帽或用一块装饰布把他们紧紧卷起或精心编成发辫的头发包好,妇女们喜欢把串珠和头发编结在一起,有时亦戴着小小王冠形的帽子。

精心设计的包住脚跟的凉鞋是当时的时髦鞋装。然而,武士们亦见着有高筒、镶边的靴子。

方形的长胡子和精心梳就的发式表现出亚述人对装饰的考究。不论男女都佩戴着大耳环和沉甸甸的手镯、臂钏、身穿绣纹精美的紧身上衣。

腓尼基人

腓尼基人居住在地中海东海岸一带,他们吸取了埃及人和苏美尔人的经验,并采用了美索不达米亚人的技艺和传统。因为国土狭长,他们便以海为生,成了航海和经商的行家里手。腓尼基人与尼罗河一带的富商建立了多种联系(埃及新王国时期的墓藏中有许多绘画表现了这一情况),他们大胆地驾船出海,远驶到地中海内海的其它岛国。

腓尼基人创造了古代文化最灿烂辉煌的成就—发明了字母书写。早在萨尔贡大帝时,楔形文字的专家们为了传播苏美尔文化,便授艺给大大小小城市的古代抄书人。到公元前1500年,尤加利特(Ugarit)的牧师和商人从他们的巴比伦老师使用的楔形文字中选出29个字母,认为这些字母有一定的语音价值。其后,在南腓尼基一个不知名的小城里,又发明了另一种字母,人们把它记载在纸草上。后来埃及人把这种字母介绍到拜不罗(Byblos)。这种字母中有22个表示辅音的记号,这些辅音记号看上去好像是从埃及的象形文字衍生而成的。

腓尼基人的服装似乎与近东其它民族略有不同。我们手中只掌握为数极少的当时服装的真实材料。但我们知道,腓尼基人常穿一种叫做开脱乃特(Kitonet)的裙子,把它缠绕在臂部,自腰间起垂至膝盖或小腿,躯干其它部位则完全裸露。他们头戴各种类型的帽子。有一种叫作沙玛特(Sarmat)的帽子,造型别具一格,好象具有保护双耳、抵御寒风的作用。

我们发现腓尼基是一不同寻常的社会,主要靠商业阶层支撑局面,独立于统治阶级,随着文字的传播,人们的伦理观点亦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古代抄书人不再被视作一特殊的、享有特权的阶层。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来,腓尼基倒可被看作是民主社会的先驱。

波斯人

波斯人与米底人(Medes),不论在语言和外貌上都有别于美索不达米亚的其它民族:他们个子较高,肤色略白。他们是统治两河流域的第一代雅利安人种。大流士一世(Darius I)(公元前521—485年)创建了西方

历史上最强大的帝国之一，这个帝国不论从军事或文化角度来考虑都称得上高度组织化的杰作。

在波斯人与米底人中，服装差别不甚明显。但波斯人较为保守、含蓄，这一点在他们的服装上亦有反映。他们将全身严严实实地遮盖起来，不论男女都穿着袍式的东方长裤。这种服装叫作阿那卡西利德(anaxiride)。裤子的末端被塞入便鞋，罩袍外面加上一件长斗篷，或齐膝盖系皮带的紧身上衣。所有这些服装都精工细制。波斯男人蓄长发，他们还常用布把头部松松地包起来，层层裯缝中仅留出面部露在外面。

最初这些服装大都为白色或取面料纤维的本身自然色。然而，随着人们对色彩感觉的日益发展，对新技术认识的不断提高，衣服上渐渐出现用蓝、红色画上或绣出的条纹、圆圈、圆盘、三角和菱形等图案。这些服装的花纹图案及亚述—巴比伦绘画的边框设计，为现代化服装面料提供了有趣的设计方案。波斯人服装的各种风格化的面料亦使我们对古人装饰概念有了精辟的印象。

当时人普遍使用缀边装饰。他们沿袭用动物毛皮作为早期服装的做法。起初，这些毛皮并不缝合在一起，而仅仅披、搭在身上，抵御寒冷的侵袭。后来，人们在制成的皮衣下方剪开口子，使身体可运动自如。于是，人们最终悟出镶边的道理，并使其成为服装的一种装饰途径。

素称“历史之父”的哈尼卡那索斯国

(Halicarnassus) (公元前484—406年)的西拿都多(Herodotus)，一位著名的古代风物的历史作家曾就这个古老的东方世界为我们勾勒了一幅璀灿的图画。他描述历史的起源以及构成历史的人民。渴望了解更多的外国民族和地区，他长途跋涉，足迹遍及提沙莱(Thessaly)、腓尼基、埃及和巴比伦。他在尼布甲尼撒二世统治巴比伦时来到那里，当时巴比伦享有“古代最华美的城市”之盛誉已达一个半世纪了。这样，他便能尽善尽美地描述这座闪耀着东方文明光芒的古城。古老的东方文明汇聚了巴比伦周围地区多民族贡献的成果，在巴比伦繁荣兴盛、熠熠生辉。

所有这些民族都参与了技术和服装不断发展、完善的进程。在这一过程中，各民族自身的特征渐渐隐去，于是政治统一日趋成熟，强调、肯定了各民族间潜在的共性而使他们最终臻于联合。服装便是许多显而易见的共同传统之一，它保留了尼布甲尼撒二世在世期间巴比伦人服装的线条，并一直绵延了许多世纪。

在所有这些国家中，新经济促成了传统的书写，计算，度量衡制，时刻的划分。另外，对积累知识、传授经验的方法亦采取了改革。于是，新经济便自然导致了新科学的问世。

所有这些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起源和发展的文明，反映了历史上最为辉煌的一段时期。



图1：公元前1900年苏美尔人刻有楔形文字的圆柱形陶器印记。显而易见，妇女头戴锥形帽子，男人头戴碗形

帽子，束腰紧身上衣从左肩垂下。左起第三人服装的特色是螺旋形的褶裥

——伦敦英国博物馆艺术参考部



图 2：左图为哈法格(Hafaga)雕塑的灰色石灰质的祈祷男子塑像。

——费城的大学博物馆

右图为哈法格雕塑的灰色石膏祈祷男子象。

——IBID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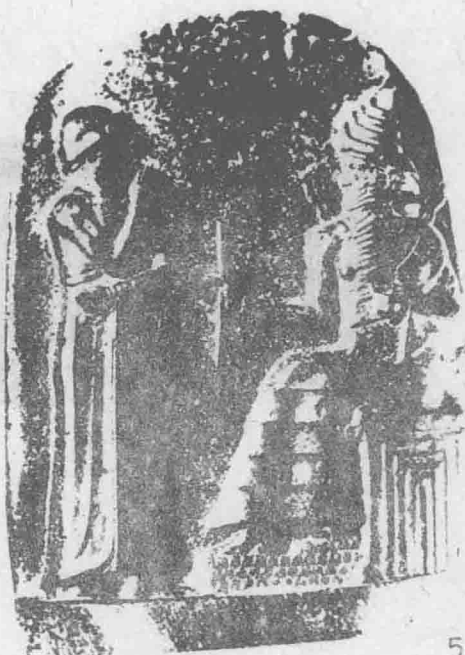


图 3：托托沙(Tortosa)的女性雕塑像，身穿短而紧身的裙子，头戴圆锥形帽子。

——巴黎，罗浮宫



4



5



6

图4：从这尊亚述神像上明显可见结构上的现实主义。其奇异的服装看上去类似腓尼基人典型的“开脱乃特”，帽子也与“沙玛特”极其相似。这是尼尼微(Ninivah)(公元前十七世纪亚述王国最后一座大都城)的石膏浅浮雕复制品。

图5：Hammurabi为其臣民从太阳神那里领受法典的石刻图。这是石碑的上部，石碑上刻有法典。
——巴黎，罗浮宫

图6：这是公元前八世纪界石上的浅浮雕，图意为Merodach赐给苏美尔一位封臣土地。他们的着装显得极其简朴，但围裙上的共同图案可能表示是特别讲究礼节的裙服，不可思议的是鞋子显得现代派。
——巴黎，罗浮宫



图7：大流士(Darius)和齐西斯(Xerxes)举行听从会。珀塞波利斯王宫的这幅浅浮雕典型地体现了波斯人的褶裥服装及蓄方须。

——承蒙伊利诺斯州芝加哥大学东方学院赠送的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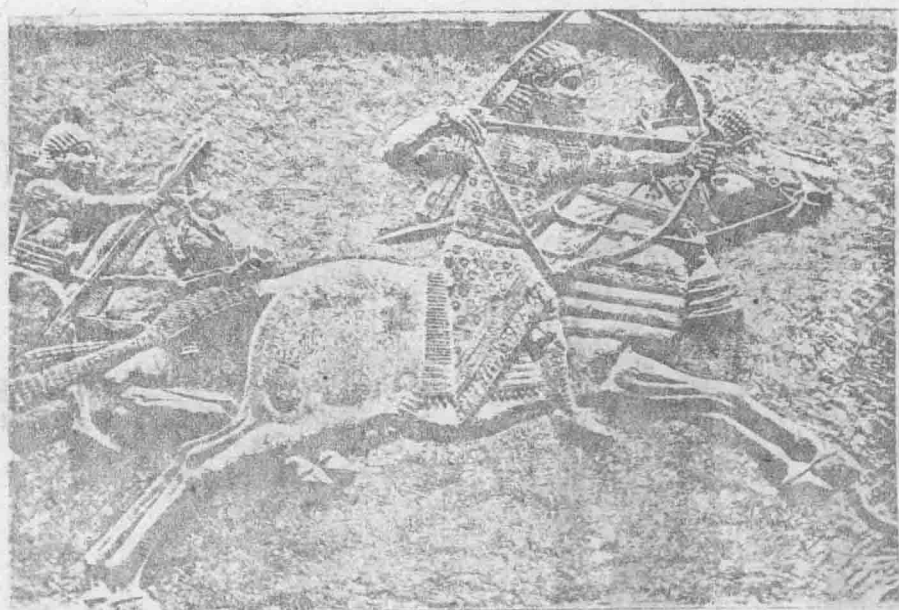


图8：公元前二千年古埃丘克—尼尼微(Kujundschuk-Ninive)的石膏浅浮雕，阿休巴尼博(Assurbanipal)骑马打猎。

——英国伦敦博物馆

图9：木质芯板上的站立着用金、银、天青石铸成的山羊。这是一尊公元六千年前的非凡作品。山羊站在分枝的植物中象征着多产，象征着是强大的兽类。
——英国伦敦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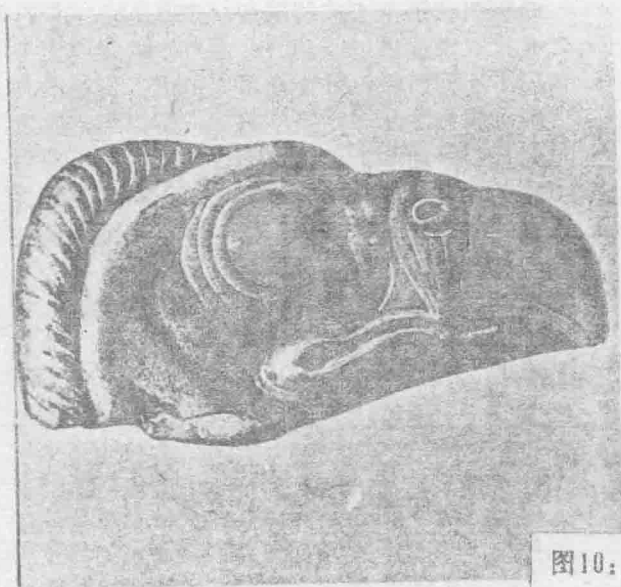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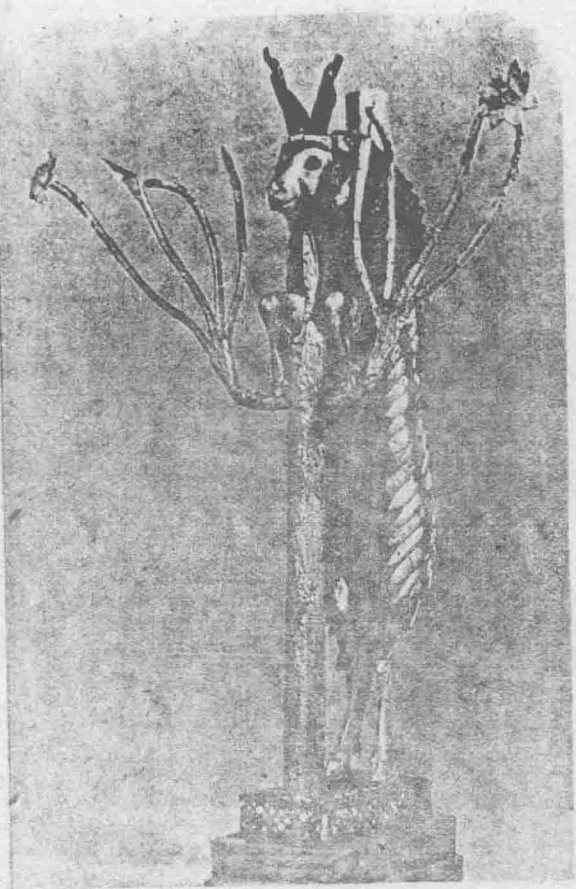


图10：这个玻璃秃鹫是波斯历史(公元前660年-330年) Achaemenid 时期的一个珍品。
——英国伦敦博物馆

埃及

从历史观点出发，古埃及可被视作消亡了的东方文明。沙漠和尼罗河的瀑布将埃及与非洲其它地区隔离开来。迄今人们所知的历史上最丰富、最伟大、最优雅的文化繁荣了尼罗河流域。这个古文明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它起始于史前最久远的年代，一直绵延至公元前1000年左右，那时土著的统治阶级在外来侵略下倒台了。埃及历史一般是以其法老统领的代代王朝记载的，或可大致把这些王朝分为古王国、中王国、新王国三个时期。

我们只能从墓藏中获得对于王朝前埃及人的了解，这些墓藏保留了许多埃及人生活方式的原始细节、盛放食物和饮料的坛坛罐罐，捕渔和狩猎的装备，化妆品及其它梳妝用品，昂贵的或不太值钱的宝石、石板等等。当地土著人渐渐由狩猎转向捕渔和从事农业——这一事实可从描绘在坛坛罐罐上的许多船只中得到证实。这些坛坛罐罐也证明新工艺和化学成份已运用于陶器装饰，当时制陶工艺已传到埃及。但是，考古文献却无国王统治的记载。尽管手工行业已相当专门化，当时社会仍然十分简单。这一时期亦无文字可循，后期在皇家墓藏中才发现用墨水写在陶土或木头上的文字，又过了若干世纪后才出现了写在纸草上的文字。

约在公元前3000年，经济环境促成了书写和科学的发展，亦促进了国家的形成。古埃及所有的社会经济组织由于其特有的地理位置所决定，似乎都是由一个名叫美尼斯(Menes)——猎鹰(Falcon)部落的首长创立的，他自称为圣鹰，这一点见诸于皇家墓藏中发掘出的文字记载。此后许多世纪，在大量的埃及绘画及雕塑中，猎鹰一直作为神圣的象征。

富人和穷人的墓葬恰成鲜明对照，特别是历代法老的不朽陵墓中的万贯财富不仅表明了当时社会阶层的严格划分，亦显示了这些神圣帝王所享有的显赫地位。埃及人相信即使百年之后，帝王仍能对其臣民行使神秘的保护权。法老的陵墓里集中了地方上和臣民进贡的一应宝藏。其中最富有的要数契俄斯(Cheops)的巨型金字塔了。据西拿都多记

载，建造这座金字塔历时20年，耗计十万民工。最瑰丽迷人的陵墓之一为著名的雷芬达尼(Nefertari)王后之墓，墓中豪华的壁画琳琅满目，其巧妙的设计和绚丽的色彩真可谓空前绝后。

这些古物及其丰富宝藏的出土，是由于拿破仑帝国的间接影响。1798年拿破仑率军远征进入埃及，当时随军有许多勘察和工程人员，因为拿破仑企图开发这片土地并制作地理图表。随军还有不少研究历史的学者，这批人完成了著名的论文“话说埃及”(1809-1813)，并将此文呈交给法兰西研究院，从而对这一未知的文明开始了科学研究。经过20年的研究，语言学家J. F. 商博梁(J. F. Champollion)成功地释读了刻在著名的罗塞达(Rosetta)石碑上的埃及文(此碑由拿破仑手下的一名军官发现)，开拓了通往这一湮没了的世界的道路。这是史记方面最为重大的事件之一。

Al Kemia意即黑色的土地，是埃及最古老的名字。炼金术(alchemy)一字便源于此。从古代炼金术又发展而成化学(Chemistry)，原来这一现代科学竟获名于远古时期便熟谙此道的埃及人。埃及人还通过对尸首进行防腐处理而对人体解剖获得了透彻了解，于是便开创了早期医学。

古埃及的冶金和印染业带动了第一批劳动组织和手工工艺的形成，于是开办工业，大批奴隶提供了劳动力，在广泛的规模上分成了不同阶级，并逐渐习定俗成：富裕的有闲阶级完全从事于科学艺术，所以当然在发展文明方面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太阳历的形成是埃及科学的一大成果，埃及尼罗河的定期泛滥启发人们发明了这一历法，如今的公历便是在阳历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

所有这些出土文物为我们了解埃及人的生活和文化提供了确凿的概念。这一文化在农业、科学和社会生活及手工艺进展中颇具盛名。事实上，我们可从图画中看到，埃及人建造船只、织布织毯、生产香料和珠宝。

埃及人对于社会生活的重要贡献表现在他们注重仪表、服用讲究。从他们教徒式的外观形象看来我们能体会到埃及人如何重视公共生活的礼教。由于普遍遵循礼仪，这一时期的生活令人有一种心旷神怡的整洁匀称感，亦使人领略到当时文明发展的高水平。

埃及和大多数其它文明古国一样，当地

没有戏院，但宗教礼仪华美壮观。因为埃及人相信长生不朽之说，所以宗教仪式中费尽心机来表现行将就木的灵魂如何接受上帝的制裁，上帝将决定这一灵魂的最后归宿。诸神中最主要的有奥西里斯(Osiris)和他的妻子伊西丝(Isis)，他俩分别代表尼罗河和富沃的土地。后来又有了太阳神阿蒙那和阿吞(Amon-Ra, Aten)，但在许多宗教仪式中都出现众神戴着鸟头、山羊头和其它兽身假面的场景。

我们主要从墓葬中了解埃及人这一事实使我们对他们的性格、趣味和精神等方面往往涉猎不深。然而，从一些引人捧腹的关于神明的滑稽故事里，我们得知埃及人禀有乐观精神和幽默感，想像力奔放，他们亦重视公共或私下娱乐：掷骰子、下棋、游泳、击拳、还斗牛。参加游戏和宴会时，他们爱让仆人用香油涂抹身体，佩戴着花环，并相互赠送礼品。

柏拉图曾述及雅典人爱才而埃及人爱财。实际上，生活在那古老的世界里的人们和当今的美国人无甚大差别。他们同样迷恋宏伟的景象和姣好的容貌；同样乐于为建树伟业而献身；同样相信通过繁荣和高尚的途径能最终求得平宁。

船只只是埃及绘画中一再出现的题材。有时他们渲染对死神的崇拜和垂死的灵魂将要跋涉的漫漫长途来表达一种围绕人们脑际的对来世的悬念，亦有时描述一个人的毕生经历。常常在这些狭长的船只上，我们目睹渔民与家人话别，这些画面上往往绘有两只鸟，一只是用来捕鱼的鹭鸶，另一只是代表幸运的猎鹰。在沿河狩猎的场面前也绘有船只，这些船行驶在美丽的荷花丛中。

许多出土的画面绘有白色和黑色人种。一方面是表示当时埃及居住有不同的种族，另一方面，画家有时故意用黑色人像来衬托白色人像，以期获得空间感，因为当时他们还会用透视法。一般情况下，土红颜料用来绘制男人，而赭黄则用来画女人。

埃及人发明了我们或可称之为最早的书写的文版。出现于公元前3300年，也许更早些时候的“死之册”和“生之册”是最著名的两本纸草书籍。这些材料世代相传，从新王国时期起又传下许多复本。这两本书主要是宗教性质的，但我们知道，埃及人亦拥有饶有趣味的描写爱情和惊险遭遇的世俗文学。

埃及人好像也崇尚音乐，许多画面绘有抚琴的乐师以及手执奇异乐器的年轻女郎。

埃及绘画的主题能激发和滋润我们的想像力，缩短了我们与那个神秘古国的距离。对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来说，这些绘画的主题固然有其特殊的重要意义，但至少为我们在现代面料设计方面提供了许多有用的资料。例如一些在图坦哈门(Tutankhamen)陵墓入口角落上发现的石膏花瓶就展现了非常雅致的图案和精巧的设计工艺，在3300年后的今天，这些原作所体现的艺术芬芳仍历历可见。

最著名的陵墓之一，马开雷(Meket-re)墓中，集中了许多小塑像、小船和表现死者生涯的模型。其中最著名的要数一个穿着绘有图案并绣上花纹的卡拉斯利丝(Kalasyris)衣裤的姑娘，姑娘的颈部、腕部和踝部都佩戴着珠宝，她赤着脚，头顶一篮子水果和蔬菜。这一木雕色彩逼真、栩栩如生。另一尊塑像表现一个捧着妆奁的仆人，这一妆奁的式样竟超乎寻常地新颖。

在图坦哈门陵墓中，我们还看到许多有趣的东西。例如陶土或金制的武器，装猎物的盒子，皇帝用的金鞋攀和宝石，甚至图坦哈门孩提时代的许多纪念品还珍藏在一个用细麻布制成的小帽里，上面盖着金盘子。当人们亦发现一只时隔那么久远的小手套时，简直觉得不可思议。墓中还有好几把安有金搭链的折叠凳，折叠的座位是用坚硬的乌木和象牙制成的。有些凳子上还覆盖着布坐垫，布的花纹在趣味和设计上都不落俗套。

入口处的图坦哈门木雕像，用沥青涂成了黑色。整座雕像身高9英尺，穿着令人眩目的金叶组成的服装。人们可藉此对法老所拥有的巨额财产略见一斑。图坦哈门穿着一条带有浆得毕挺的饰布的裙子，头戴克拉夫(klaff)帽，额前佩戴着神蛇形头饰。克拉夫帽是埃及上流社会男人和妇女戴的帽子，这种帽子是用一块细布精心折叠而成的，一般用蓝色、绿色或金色在帽上绘制条纹。

早期王朝时，埃及人的服装极为简单，男人们在大腿间扯一块遮羞布，然后把臀部包住，外面围上一条叫斯干特(skent)的短裙；妇女们穿着长长的紧身的卡拉斯利丝衣裙，从胸前直拖垂到踝部，用一、两根肩带，也可用珠子或骨珠串成的领子挂在肩部。

后来，男人们的裙长渐渐过膝，到小腿中部或直至脚踝，佩上一条系有花结的腰带；

女人的卡拉斯利丝衣裙有时用打褶方法以利于行走。妇女们浸湿布料，然后小心地打上褶，再用重石压住，以期获得一种时新的 *plissé* 效果。到第五王朝时，男裙设计起用硬三角形突出物装饰前部，或将裙子浆制成梯形式样。中王国期间，男人穿有各种各样的裙子，常在衬裙外罩一条用透明材料制成的长裙，这种长裙叫作巴罗(*pano*)。

新王国时期，卡拉斯利丝衣裙不仅为女装，男人们有时也穿用。裙装由于添有罩裙，变得较为复杂了。这种罩裙不是卷起来束住，就是任其松松地泡在外面。不论男女都穿着拖地的、精心打褶的透明卡那斯利丝，当在胸前束紧时，这种衣裳便在臀部形成一种披肩似的效果。

此后的文明史中，古埃及的服装被作为社会阶层的标志。法老的裙子为一带有圆形突出物的特殊式样，富丽堂皇地镶着金饰。皇族的围裙常系于腰带上，用彩色的皮条、金珠、或有狮头、神蛇图案的玻璃精心装饰而成。

上埃及的王冠为高高的、白色圆锥形式样，在王冠顶端有一圆珠；下埃及的王冠则是红色的、篮子形的，王冠后部高高翘起。南北王国统一后，国王头戴这两种王冠组合而成的一种新王冠，我们称之为法老王冠或 *pschent*，*pschent* 采用的是下埃及王冠的名称。

牧师们身穿朴素的白色亚麻布裙(羊毛被认为是不洁净的，只配给野蛮人穿)。在举行宗教仪式时，则穿传统的豹皮衣。牧师从不戴假发。他的头部，实际上是全身都剃得光光的，以象征纯洁。

在尼罗河两岸，姑娘们嫁前的服装简便自由；身穿华贵的透明衣衫的舞女是上流社会追求的对象。

当时一般服装皆为白色，是用一种透明的类似于细薄亚麻布的面料制成的，只是当用羽毛作为富于想像的装饰时才动用颜色。或者，在绘制图案时，用近似颜色来描绘动物的毛皮。

相反，饰物则极其丰富多彩，而且总是用浓厚的原色制成，因为埃及人不喜欢颜色层次和含蓄的中间色调。早期的饰物是非常简单的，用一块彩色的织物便行了，或采用动、植物的组成部分：叶子、花朵、骨块、贝壳及在沙滩、沙漠或尼罗河岸边找到的普通小卵石，这些饰物远在人们学会用贵金属

和宝石制作珠宝之前就有了。

埃及人对于装饰打扮有相当生动的意识，深谙炼金术的埃及人专心致志地研究化妆艺术，用颜料描脸、眼、嘴，涂指甲，矫正天生的缺陷。成年人佩戴项链或其它饰物，并在额前贴上神符。这些神符往往是一条长着兀鹰脑袋的小蛇，埃及人用它来避邪。

他们用纸草和棕榈叶编成凉鞋，有些凉鞋装有珠宝搭攀，脚趾部位高高翘起。埃及人爱洁成癖，男人们脸都刮得光光的，但往往为了表示男性尊严却戴上人工的假胡子。这些假胡子被编成小辫子。国王的假胡子要比臣民们长一些，在末梢翘起。为国王和王后装饰而用的“胡子”不惜动用珍贵材料乃至珠宝制成，并把它固定在下巴上。

男人和妇女都剃光头或剪成短发，然后戴上染成蓝色的羊毛或猴毛做成的假发。假发有时也采用植物纤维，用独到的匠心精工制成。假发的华美外观和各类型号按所佩戴人的身份各异。闺秀淑女们喜爱精致的发型，故有些假发做得秀外慧中、巧夺天工，其高雅的趣味在十八世纪前一直是首屈一指的。

与成人的漂亮装束恰成对照，儿童们几乎全是赤身露体的。有时在腰间束一串珠子和天青石交织编成的饰物。公子王孙们偶尔束一络编成许多股小辫子的头发或佩戴象征幼神霍拉斯(*Horus*)的装饰品，这些装饰品往往是一只振翅展翼的猎鹰。

埃及妇女似属贤妻良母类型。许多墓藏如绘画和浮雕(其中一些属于很高的宗教礼仪性质)都表明埃及妇女与其它古老社会的妇女比较起来，享有较高的男女自由平等的地位。当时社会着重的是社会地位，而不是性别的差异。

涅菲尔提提(*Nefertiti*)，是底比斯第18王朝的王后。根据她那雍容华贵的欧—亚脸型来看，可能有外来血统。她是埃赫阿吞(*Akhenaton*)国王的妻子〔注2〕。她的一幅著名的头像现存于柏林博物馆。这副头像与其它一批塑像都是由图特梅斯(*Thutmes*)的古代实验工场制成的。在这个工场里，一些高级的灰泥面型都是直接从活人或尸体脸上取样的。涅菲尔提提意即“迄今最美的丽人。”实际上，头像也真是无暇可击。她洋溢着智慧的神采，堪称埃及妇女的理想典型。奇妙的是，直至今日，人们依然认为理想的现代女性也应是这种类型。

埃及的社会和生活表现在其高尚的习

俗、讲究和优雅的衣着中。这是一与它种文明相比要远为悠久的文明制度，直到今天仍由其三大象征：金字塔、斯芬克斯狮身人面像和长生鸟向世人宣告：正是这一文明制度奠定了智慧原则、宗教和哲学的基石。



译者注：

〔1〕 Acrobe 古代抄书人(古时以抄书为职业的人)。

〔2〕 原文此处为sister-wife据韦氏大字典查得：部落婚姻制中，一家人中长女出嫁，则她的妹妹们也随嫁至男方为妻，称sister-wife。本文中简译为“妻子”。

图11：画中是安曼蒂(Amentit)女神坐在哈拉帝(Harakhti)神圣帝王旁边，这是雷芬达尼王后之墓墓壁上的一系列壁画之一。这些壁画的杰出设计和绚丽色彩真可谓空前绝后，使这座陵墓成为底比斯最漂亮、最能引人入胜的陵墓之一。女神头戴假发，戴手镯、臂环，穿紧身的领子用珠串成的卡拉斯利丝(Kalasyris)。神圣帝王戴假面具，象征着神圣的猎鹰。

——开罗博物馆

图12：画中是在三层石棺中发现的图坦哈人(Tutankhamen)的木乃伊。外面一层是涂金的木雕，第二层也是镀金的木头，但镶有多色的碎玻璃，最里面一层是由22K的金子制成，六英尺长，四百磅重。第一个棺材里的大人头上有假的胡须，清晰地表明了埃及人通常用的具有其风格的化妆用具的特点。

——开罗博物馆



图13：这是一幅十八王朝Djeserkura底比斯陵墓内粉饰壁画。画中小姐和侍女与众不同的发式顶端有一个香料球花。侍女的服装是用金线缝制的，简朴而又遮盖了女性特征。雕像是用天青石塑成的，小姐的顶圈、手镯的设计如同其卡拉斯利丝衣裙一样雅致，其发式优雅，双腿如同狮子腿，是“帝国样式”的原型。

——开罗博物馆





图14:

公元前530年—520年希拉列人(Heracles)对布西里人(Busiris)的胜利, 画中是逃跑的埃及奴隶。

——维也纳Kunsthistorisches博物馆

图15:

画中三个拉网渔夫的服装非常简洁、别致。一条绳索在前身打结, 象简洁的垂饰向下垂落。清晰可见的是在船上有装满鱼的鱼网及打鱼用的浮子。

——柏林Staatliche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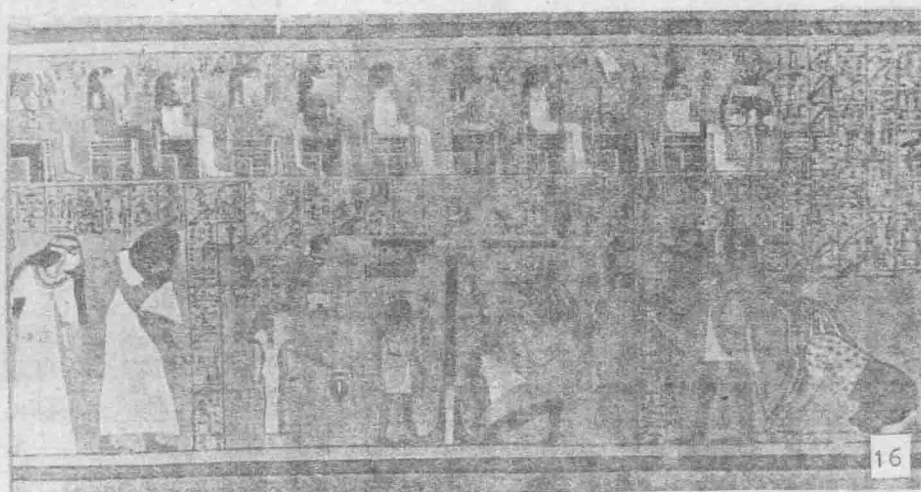


图16: 这是“阿尼(Ani)纸草书籍”, 描绘了十八王朝的法官阿尼在令人生畏的法庭上审判掂着心脏的豹头阿奴比斯(Anubis)的可怕场面, 鸛头托特(Tot)在记录阿奴比斯的口供。

托特身后是混合怪物阿迈纳特(Amenut)(鳄鱼、狮子、河马的混合体), 看起来, 如果阿奴比斯被判死刑的话, 阿迈纳特就要吞吃他手中的心脏。

——英国博物馆